

170285

愚公移山



方树杜忘本回头

(6)
02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方树柱忘本回头

本社編

*

江苏省书刊出版营业登记证字第001号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南京湖南路十一号

新华书店江苏分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

*
开本 787×1092 纸 1/32 印张 1 字数 15,000

一九五八年八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八年八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3,100

统一书号：T 3100 · 203

定 价：(5) 九 分

前　　言

方树柱、赵华兴在解放前生活在最底层，饱受旧社会的毒害；解放后翻了身，生活愈过愈好了。就是这样的青年工人，由于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，滋长和发展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，与社会主义制度和利益，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，以致牢骚满腹，抱怨重重，甚至恶毒地攻击新社会；要是没有党的挽救，发展下去，他们就会变成社会主义的敌人。

看来十分清楚：个人主义思想是万恶的根源；谁不丢掉个人主义，谁就不能过社会主义关。

在当前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，绝大多数工人觉悟高，生活朴素，干劲挺大；但是也有极少数青年工人，他们平常喜欢和人家比待遇、比级别、比福利、比享受，在工作上消极疲沓；他们羡慕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，贪图安逸，轻视劳动；他们生活上自由散漫，违反劳动纪律。不难看出，这些同志就是被个人主义缠绕住了。

可是严重的問題不仅在于这些同志已經滋长了个人主义思想，而是在于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个人主义不加克服的严重后果。在他们之間，曾有这样一种論調，说什么“个人主义人人都有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！”这是一种何等危险的想法！对个人主义思想丧失警惕，其实質就是主观上放縱个人主义思想的

1979/09

发展，就是“姑息养奸”、“养痈成患”。我們知道，思想是不可能靜止的。个人主义思想一鑽进我們头脑，就一定会和社会主义思想打架。不是个人主义思想給社会主义思想打退；就是讓个人主义思想盘踞整个脑袋。关键就在我們許不許个人主义思想在我們脑袋里存在。方树柱、赵华兴最初何尝不也是这样的呢，但是由于个人主义思想占了上风，一天一天发展起来，終於改变了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，背叛了工人阶级立場。可見，个人主义思想在一定条件下，就有可能发展成为政治立場問題。請問：你还能說，个人主义沒有什么了不起嗎？

方树柱、赵华兴忘本迷路，是一大錯誤；但当他們認識了錯誤时，都能毅然悔改，这是很好的。我們就需要这种有錯必改的覺悟，努力克服自己的錯誤思想。

根除个人主义思想，树立共产主义思想，这就是我們應該从方树柱、赵华兴的身上吸取的教訓。

目 录

前言

方树柱忘本回头 庆秋、松年 (1)

我不該忘本 苏州锑工厂鎔工车间造型工 赵华兴 (13)

方树柱忘本回头

庆秋、松年

当江苏省南京輪船运输区公司整风大鳴大放期間，有一个年纪轻轻，衣着整齐的工人，竟然大叫“社会主义不如資本主义，国营企业不如私营，社会倒退了……。”这个青年工人是谁呢？原来他就是在解放前流离颠沛，討飯行乞，給地主放牛，在私营国大輪船上被人称叫“小癞子”的方树柱。許多知道方树柱底細的人，听了他发出的謬論，都表示十分惊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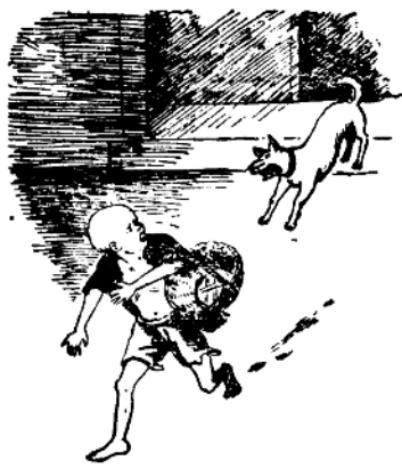
在旧社会受尽折磨

方树柱的父母原是清江市韓城乡人，家中无田无地，生活貧困，終日以行乞为生。后来流落到清江城里，在清江城里生了方树柱的哥哥、姐姐和方树柱共三个孩子。

方树柱才四岁，母亲就死去了，父亲只得带着三个孩子，又流落到离清江市三十里外的乡下吳集子去謀生。一家四口栖在一个破庙里。整天奔走求乞，衣服是东一片、西一片，褴褛不堪；沒有鞋子穿，甚至冬天还光了脚掌在雪地走。討飯吃不饱肚子，拾些山芋根充飢；沒有柴烧水，就以雪水解渴。

方树柱五、六岁时，就开始独自一人出外討飯了。有一天，他拿着討飯籃子，从一家地主門口經過，恰不防从里面窜

出一条大肥狗，咬住了方树柱的左腿，等他哭喊着挣脱开一看，腿上已被狗咬破了，血淋淋的一大片。伤好以后，留下了一个大疤痕。



小小年纪的方树柱，在外行乞受尽了折磨，不但天天担心狗咬，还时常准备着受人打骂、侮辱。他在地主家门前讨饭，曾经眼看着有钱有势的人家把大碗剩饭剩菜喂狗吃，可就是不肯给他。旧社会人间的不平，也曾在方树

柱的小小心灵里，激起过愤怒，他曾想：“我将来生活好了，一定不忘穷人的苦处”。

方树柱父子几个，被旧社会折磨得简直是“三分象人，七分象鬼”。后来他父亲看看实在难以熬下去了，就狠心地把方树柱的姐姐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，央告同乡把方树柱的哥哥带到上海去学打烧饼、炸油条。

方树柱十岁那年，父亲央人为他在一个地主家里找到一个放牛的差使。方树柱每天起早带晚，跑到二、三里路以外的地方去放牛。就这样，地主还经常找他的老子打他、骂他，不给他吃饱饭。一次，他因肚子痛得厉害，回来的早了些，被地主毒打了一顿。赶了出来。

在乡下連个放牛的差使都难找到，怎么办呢？总不能討一輩子飯呀！就在方树柱十一岁那年，父亲又把他带到鎮江叔父家里。方树柱的叔父在鎮江电厂当工人，家里人口很多，收入很少，生活也很困难。但看看方树柱父子二个面黃飢瘦，衣服破破烂烂，穷困潦倒得不成样子，就把方树柱留下了。一年之后，他叔父找到了一条門路，把他送到一家輪船上去燒飯。但沒干了一个月，老板嫌他入小身矮干不了什么事，不要他了。

一九四八年十月，他叔父好不容易又找到了在当时“国大”輪上做老軌的一个朋友萬元福，把他介紹上國大輪当学徒，起初老板一看他样子，就不肯收。后来經萬元福說好說歹，总算把他留下，在葛师傅手下当了学徒。

虽然当了学徒，生活可并不比当化子时好多少，在船上什么活都干，但沒有工資，甚至有时老板連飯都不給他吃。身上一件破棉袄，一年要穿上三季；下身到冬天仍是穿一条单褲，脚上穿的鞋，已沒有了后跟。因为自小过的討飯生活，又沒娘照顧，头上生了滿头的癩疮，船上的人都叫他“小癩子”。老板見了他就讨厌他，罵他，口口声声要赶他走，使得他整天蹲在后艙里不敢出来見人，就是見了人也不敢講一句話。然而，船上的一些工人同志还是同情他、帮助他的，葛师傅把他当亲儿子一样看待，替他用殘机油和生姜擦洗癩疮，几个工人同志見他衣服实在遮不住身，就湊錢給他买了件衣服。在一些工人同志的同情帮助下，方树柱才沒有被老板赶下船。

解放翻身多亏共产党

就在方树柱十三岁那年——一九四九年，江南解放了。在旧社会受尽苦难的方树柱，也解放了。

靠了毛主席的福，学徒不再受人欺凌；一解放，他第一次拿到四斗米一月的工資。到一九五一年，每月工資已拿到十元以上，物質条件改善了，头上的癫痫也在他师傅照顧下，治好了，长满了一头头发，人家不再喊他“癞子”了。一九五二年，方树柱在党的启发教育下，有了一定的觉悟，他积极地参加了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。在运动中，他大胆地向坏人坏事作斗争，一个过去受尽欺凌的苦孩子，站起来說話了。成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。不久，他又参加了青年团。一九五三年，組織上送他

上工人速成补习班学习文化。补习班結业后，組織上又鼓励他繼續参加文化业余学习，到現在，他已达到高小文化程度了。

随着在技术上的进步，一九五五年他从学徒工升为升火工，每月工資增加到四十六元多。一九五七年他和一个中学生结了婚。婚后



的小家庭很美满。走进他家看看：房间并不大，可摆满了整整齐齐的家具。朝窗一张簇新双人床上，铺了簇新的被褥，迭着一条綢面子被子和一条花布面被子，一对绣花枕头，全都是新的。靠窗还有长方桌和方桌各一张，椅子四张。桌子上放着一对花瓶，日用化妆品和书籍等等。另外，新面盆、新马桶、新脚盆一应俱全。新夫妇的衣服也添置了不少，有棉的、呢的，有大衣、外套，有人给他们粗粗算一下，足有五十多件。方树柱本人的皮鞋就有二双。对照起过去住破庙、穿百衲衣、孤孤零零地在雪天行乞的那种情景，谁不要说：二十年来的方树柱的生活经历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呀！

揭了疮疤忘了痛

把方树柱在新社会过的日子和解放前过的日子作个对比，真是一个天堂，一个是地狱。那么，方树柱在党整风期间，为什么咒骂新社会不如过去呢？说来也并不奇怪。熟悉他的人都很清楚，方树柱的走入迷途是在几年前就开始的。

解放初期，方树柱曾经从心眼里感谢过共产党，他曾说过“旧社会把我弄成鬼，新社会把我变成人”。那时他在各项政治运动中和生产上都表现得很积极。

但是，自从在三反运动中露了头角，成为积极分子以后，思想上就产生了一种优越感，他骄傲起来了。自以为在运动中懂得了一些道理，能够站起来讲话，很了不起，很有本事。从此以后，看不起别人了，也不把老师傅放在眼里，不管别人对他提出什么样的好意见，他都不愿听。

一九五二年底至一九五三年底，私营国大輪因修机器停航了十三个月。在这些日子里，他没事干照拿工資，天天出去玩，晚上很迟才回来，老师傅劝他好好利用时间学习学习，他都听不进耳。

就在这些日子里，他交结了几个讲究吃穿享受的男女青年朋友。和这些人每天出入俱乐部，看戏、跳舞。在一起講閑气，論排場。有多少錢就花多少，还嫌不够。就这样，他逐渐沾染上了好逸恶劳、贪图享受、自由散漫的资产阶级思想。

后来輪船复航，每天早出夜归，他感到很約束，嫌工作苦，心里很不痛快。在組織上的教育和同志們的监督下，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勉强压抑住了，沒有馬上暴露。可是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在繼續发展。

自从他的生活兴趣开始从劳动轉向到物質享受以后，他就以获得报酬多少、用錢是不是闊綽，作为衡量人的高低的根据。有一天，他到他师兄葛士林家玩，一进门，一眼看到葛士林房里滿是新家具，床上也是花花綠綠地刺人眼目。当时葛士林一看师弟进门，高兴地招呼他坐，一面随便客套两句：“家里不象样子，够髒的！”而方树柱一听，却以为他师兄弟存心在他面前炫耀家底，既是羡慕，又是妒忌，心里暗暗发恨：“你別神气，我将来家里一定要比你弄得更闊些！”

一九五六年工資改革了。他滿以为自己“技术已不坏”，可以增加工資，結果却評了个丙級升火工，工資沒有增加。他心里很不满意。一九五七年初結婚了，买家具，添衣被，花了二百多元錢，还嫌不够闊綽。結婚那天，还借用人家一只新手

表，一双新皮鞋。结婚不久，他被调到055轮货班工作，因为每次出发一次，都要好几天，这样回家和玩乐的时间更少了，他思想上更是不通。

货班不时要驶往上海。方树柱的“眼界”更大了。他调上货班后，第一次到上海，就拉了一个伙伴上国际饭店十九层楼，喝两杯咖啡，就花了一元六角钱。

解放前，方树柱也曾到过上海，那时因为他穿的像个叫化子，大饭店、大商店的大门人家都不让他进。解放后，他到了上海，可以大摇大摆到处进。本来这可以启发他深思“究竟是社会主义好呢？还是资本主义好？”但已经沾染上了资本主义思想的方树柱却不这样想。他走进大公司看到手表、呢制衣料……，心里想“这些东西样样好，样样想买，可就是钱不太好”。他埋怨领导把他的工资评得太低了，甚至想：“非把这些领导干部搞走不可”。他渐渐忘记了在旧社会的苦，忘记了今天的幸福日子是那里来的。

资产阶级思想对他的腐蚀愈来愈深，他为了追求享受，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，甚至羡慕一个邻人放高利贷的行为，为了讲究阔气，他甚至嫌远道来看他的父亲穿的衣服不好，土里土气，会丢掉他的体面。

走到了资本主义边缘

当他醉心于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享受的时候，他经常发牢骚说怪话，并逐渐发展到对社会主义一切都不满了。他开始对劳动厌倦。

以前烧火时，对二炭里的煤渣总是捡起来再烧。現在他再也不捡煤渣了，認為捡煤渣多寒酸。他不安心船上工作，他想：在陆地上找个拿錢多、工作輕閑的事多好，下了班就去跳舞，在船上可不行……。一次，船上一位老师傅給他一本有关航运的技术理論书，他接过来一丢好远地說：“誰耐煩看这些东西，”

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日益发展，輪船公私合营，随后又并入国营公司，輪船运输任务日益繁重，这本来是振奋人心的事，但是已經沾染上好逸恶劳思想十分严重的方树柱，却把这样的好事看成坏事。他十分怀念輪船私营期間，由于腐朽的管理和經營制度，所造成的三天开航，二天停航的清閑生活。他說：“干社会主义这样忙，还把人忙死呢！”他日益发展了消极怠工，甚至一再违反劳动紀律。領導上和調度員批評他，他不但不接受反增加了抵触和抗拒情緒。

去年六月中旬的一天，天气正当炎热。方树柱懒洋洋地靠在船艙台栏上，正为玩乐得不痛快而着恼。調度部門的一个同志匆匆赶来，通知055輪：有批紧要出口任务，需要赶上海！这位同志并告訴方树柱：要馬上升火，准备起运。那时，055輪机器因故损坏后刚刚修好，方树柱一听催促輪船起运，忍不住火了，手一拍罵道：“催什么东西？把我們压得气都透不轉！不撤換这些领导，輪船公司就办不好。”船上工人就因为他的影响，也懒得动作，那天船就沒有开出去。第二天，領導上对工人们进行了教育，并減少了載重，加快了航速，才赶上了出口船期。

因为他一再违反劳动纪律，不听调度，司机几次三番向调度部门提出把他调走的要求，表示“宁可少一个名额，也不需要他”，终于他调到机动组。到了机动组，他接触了一些思想落后的职工，更加滋长了对社会主义制度和领导上的不满情绪。整风开始后，他以为机会到了，他想纠合一些人狠狠地整一下领导，把领导治服了，就好要什么有什么，个人的欲望可以完全满足了。于是，他在鸣放座谈会上，放出了那些骇人听闻的言论。

大爭大辯

方树柱的种种错误言行，引起了公司全体职工极大的愤怒。为了挽救方树柱，帮助方树柱从迷途回头，职工们在党委领导下，开展了对方树柱思想的大辩论。举办了“方树柱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”。辩论中许多老工人说：“我们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，一想到过去就心酸。想过去，比现在，共产党比太阳还温暖。在旧社会我们是：‘今天盼望明年好，明年还是破棉袄！’今天不愁吃不愁穿，政治上翻了身，经济上翻了身，到老还有养老金，谁说‘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’，谁说‘社会倒退了’？”“轮船并入国营公司后，工人完全当了家，职工生活改善，体质增强，劳动热情空前高涨，一九五七年出勤率比一九五六年提高百分之三十三，私营期间，老板拿工人不当人，拿工人的生命当儿戏，几乎没有劳动保护设施，而现在船上有救生衣、防毒面具、风镜、特制口罩、雨衣、棉大衣、工作服等等。从一九五六年六月至一九五七年底，公司支出

的福利、劳动保护方面的經費二十多万元。誰說“國營公司不如私營”。

方樹柱的老师傅萬元福聽說他說出了許多沒良心的話，沉痛地指責他說：“方樹柱你太沒良心了！你想想你在旧社会是个什么样子，滿头癞子，衣不遮体。解放后共产党来了，你当了学徒，又升为升火工，一个月拿四十多元，有吃有穿，娶了老婆，安了家，還說新社会不好，实在忘恩負义。真是‘丢了青竹竿忘了叫街时’。过去我做老軌也不过拿一石四斗米的工資，現在你一月拿四、五十元，你凭什么說社會倒退了呢？”

提起工資福利，职工們还算了几笔細帳：公司國營后，每人每月工資福利總額平均比私营时增长百分之二十六，如单以福利支出計算，就要比私营时期增长八点四倍。工資水平逐年都有提高。有的职工还列舉解放几年来的种种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設成就，責問方樹柱“为什么忘了这些事实？”船民蔡滿金說，我們过去弄船的有“三怕”、“六不起”。三怕是：怕土匪，怕拉夫，怕台风；六不起是：死不起，生病看不起，老婆討不起，船只修不起，事故出不起，高利貸借不起。現在呢，什么問題都沒有了。摸摸良心說話！怎么是生活不如过去？輪船工人陈国珍指出：方樹柱現在拿了这么多工資，还嫌低：如果人人都象他，什么都想向国家要，还能建設社会主义？

我是忘了本

方樹柱在領導和同志們的耐心帮助教育下，經過激烈的思想斗争，他觉悟过来了，他沉痛地感到自己忘了本。同志們

的指責和批評句句印在他的心上。

晚上，他一个人悄悄地走进了展览会会場。当他看到自己过去討飯被狗咬，給地主放牛被毒打的图画时，他哭了，他怀着悔恨自己的心情，从展览会会場走出来，跑进宿舍，猛的一下子倒在床上，手摸着腿上的那块疤——这块疤他已经好几年没有有意識的摸过了——他又哭了。他感到：自己的思想已經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队伍，他感謝共产党和工人同志們对他的帮助，决心改正自己的錯誤，回到社会主义的正道上来。

他在大家面前誠懸地检查了自己的錯誤，在检討书上說：“我要永远記住这一沉痛的教訓，和全国六亿人民的利益。只为个人打算的人，就和資本家、剥削阶级那样，将为全体人民所不容，将为时代所抛弃……我一定努力改造自己，重新做人，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立功；决不辜負党对我的教育！”

在回头的道路上

現在，方树柱又重新回到141号輪上工作了，一从资产阶级泥坑里返出来，他的身上和心里是多么輕松和愉快啊！



过去，他不尊重老师傅，現在，他把老师傅看成是自己的父亲一样，主动地帮助老师傅做活計。一天夜里，他下了班，看到老师傅尹宗宝在調油，就凑上去代尹师傅調。并說：“我們年輕人，多干一些算不了什么。”过去穿着喜欢講閥氣、論排場，現在，他变得节约朴素了，一双布鞋子破了补补再穿。在当前生产大跃进中，他訂立了自己的跃进計劃，他向自己提出的要求是：今后要和別人比政治思想进步，比为社会主义立功多，比干劲、比艰苦、比勤俭、比清洁卫生；不比吃、不比穿、不比閥氣、不比排場、不比享受，决心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共青团員。在跃进計劃中还写着：要苦学、苦練、多做、多問、多学习、多鑽研，今年內在技术上由丙級升火工的水平提高到甲級升火工水平……。

老师傅們看到这小伙子的确和过去有点两样了，都欢喜地說：“这孩子真的回头了”。